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1, 2025, pp.48-55.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1.06>



“他者”视野的英雄重塑

——论丹尼斯·布克《共产党人的女儿》中的白求恩形象

彭贵昌 (Peng Guichang)

摘要: 加拿大作家丹尼斯·布克的《共产党人的女儿》是西方作家书写白求恩形象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以书信体的方式展现叙事者白求恩的自我言说，还原了一个多元、丰富的白求恩形象，体现着作品的个人性；同时，作品建构了“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并呈现出白求恩作为一个外来者对中国以及革命“集体”的情感认同。小说塑造的白求恩形象具有跨文化意义，体现了作者在全球化时代对文化对话的追求。

关键词: 丹尼斯·布克；《共产党人的女儿》；白求恩形象；中国认同

作者简介: 彭贵昌，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比较文化研究。电邮：gzhupeng@163.com。

Title: Heroic Reshap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 On the Image of Bethune in *The Communist's Daughter* of Dennis Bock

Abstract: *The Communist's Daughter* written by Canadian writer Dennis Bock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in writing Bethune of the Western writers. This novel shows Bethune's self-talk in Epistolary style, restores a pluralistic and rich image of Bethune and reflects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work.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k construct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presents Bethune's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a and the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s an outsider. The image of Bethune portrayed in the novel reflects the cross-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the author's pursuit of cultural dialogu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Dennis Bock; *The Communist's Daughter*; the image of Bethune; Chinese Identity

Author Biography: Peng Guichang, Lecture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Studies on Taiwan, Hong Kong, Macao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E-mail: gzhupeng@163.com.

引言

加拿大作家丹尼斯·布克（Dennis Bock）的小说《共产党人的女儿》（*The Communist's Daughter*）以书信体讲述了白求恩在中国的故事，小说主体是正在参加中国抗战的白求恩写给未曾蒙面的女儿的七封信，信中白求恩回忆自己的人生历程并控诉法西斯发动的战争的残酷性与荒诞性，同时白求恩希望后代可以继承自己在中国所感受到的坚韧的革命精神。小说在出版后受到多方的肯定：加拿大前华裔总督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曾在自己的白求恩传记中认为《共产党人的女儿》展现了白求恩浪漫的一面，加拿大著名学者、滑铁卢大学教授戴罗尔·勃兰特（M. Darrol Bryant）和长期关注白求恩精神塑造的加拿大华人作家李彦都非常推崇这部作品；这部小说还得到《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等西方媒体的推荐。作者丹尼斯·布克的另一部作品《回家》（*Going Home Again*）曾在2014年获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这位得到中西方主流认可的作家笔下，《共产党人的女儿》中作为叙事者白求恩以回忆的方式穿梭于当下与过去、中国与西方之间，叙事既以西方文学较为常见的个体视角展开，又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并展现出认同。

一、“自我言说”中的个体思考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医生，他是中国革命时期的英雄，也因为其加拿大人身份，成为一个跨国界的英雄人物。对白求恩形象的文学塑造，是对一个跨文化形象的塑造。中国有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关注白求恩形象，影响最大的是作为“老三篇”之一的《纪念白求恩》，白求恩也因此作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模范和“国际主义”的代表，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国大陆的白求恩相关作品较多，林岗教授曾对此作出详细的考查，认为中国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的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林岗,2007,p.39）在集体记忆的表现中，这些作品对他的跨界身份其实是有所忽略的。

布克的《共产党人的女儿》非常注重白求恩的跨界身份，强调白求恩是一个复杂的个体。相较于中国文化的的第一关注点“群体性”，西方文化第一关注点则是“个人性”。（杨义,1997,p.8）与中国的《白求恩大夫》（周而复著）等作品对比，布克的《共产党人的女儿》一书更强调“个人性”，作者以合理的虚构挖掘白求恩复杂的内心世界：小说的主体是白求恩的信件，作为收信对象的女儿是作者的虚构，在小说中也并未出场，只是以“被倾诉者”的虚指存在，因此这部小说的主体叙事部分就是白求恩以信件为载体的“自我言说”。小说强调信件都是“手稿”，而且为这份手稿创作了其他相关的“史料”以证明其真实性，如这封信件的正文前后都有说明文件，以文件和汇报的形式说明这些信被发现的时间、地点。这样的虚构是为了营造作品的“真实性”，而“真实性”带来的则是叙事者白求恩自我言说中“个人性”的可靠表达。

《共产党人的女儿》的自我言说让小说充满着“个人性”的特征，这首先体现在对白求恩艺术修养的还原上。通过目前已有的传记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实中的白求恩在文学

和艺术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他曾为自己和妻子都画过自画像，在结核病期间还曾画过一组壁画，配上组诗，以骑士、天使、航船等等意向来象征自己的出身、成长和患病生涯。另外，他创作过广播剧、诗歌，在中国的抗战历程中也创作过反映抗战题材的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显示出他非凡的哲学思考、政治眼光和艺术修养。白求恩的艺术天赋在西方的白求恩传记中是被强调的，在布克的《共产党人的女儿》中这一特点也得以展现。叙事者在信中多次谈及艺术，谈雪莱等人的诗歌，如他在写信的“当下”看见月亮，便在信中与女儿分享了雪莱关于月亮的诗歌《致月亮》（Bock, 2008, p.233）。小说还常常附上自己写的诗作（这些诗作是作者的虚构），在信中白求恩表示自己憧憬着成为一位艺术家，只是战争让他不得不放下画笔。这样的一个白求恩形象，是接近于现实的白求恩形象的。

其次，小说还原了白求恩作为一个“个体”的复杂内心情感。他作为个体所要面对的复杂情绪，在许多宏大叙事的描写中被忽略了，这实则是对一个英雄形象的符号化和概念化。在个人化的叙事中，白求恩的情感被较好地呈现，如在信件中叙事者多次表达对西班牙时期的爱人卡莎·冯·罗斯曼的怀念。对恋情的浪漫化书写，使得一个充满热情的男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叙事者的回忆中，卡莎的善良、优美和二人之间的浪漫被不断地描绘，这段爱情在叙事者的心目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爱情让他摆脱了童年阴影获得新生。躲避战乱以及爱情的萌发，成为他回忆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形成巨大的对立与反差。在西班牙内战的危难中，最为闪光的是对恋情的书写，爱情和对医学事业、反战事业的追求，共同使他忘记了死亡。小说中的叙事者也不避讳谈及与前妻弗兰西丝的两次离婚，屡次表达对前妻的想念，小说提到离婚原因是二人对家庭以及其他方面的观点并不能一致，叙事者对这件事情充满着自省与愧疚。白求恩的情感生活在加拿大是受到一些质疑的，小说的书写对加拿大民众在白求恩情感经历方面的误解，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纠正，这种纠正是这几年西方白求恩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Hannant, 2017, p.67-78）《共产党人的女儿》的叙事者更是直接叙说对女儿（“你”）的思想，诉说自己的孤独心情。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性格丰富的白求恩，这也是在西方语境中更容易被接受的个体形象。

再次，作品呈现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深入思考。中国的战争小说更多呈现的是革命进步叙事，西方的战争书写则着重于个体对战争荒诞性的反思，较多地体现平民意识和反战思想。（王富仁, 2005, p.169）西方文学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具有强烈的反战思想，《共产党人的女儿》继承着这种反战思维，叙事者白求恩充满着对和平的希望，认为自己毕生的努力都是在为和平争取条件，他在自我的思考中一遍一遍思考战争本质的荒诞性。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我们能发现这部作品对反战的思考。作品是书信体，第一人称的内视角很好地呈现他即时的感官，叙事者常常只能在做手术的间隙之中写信，在信件重新接续的开端，“我非常需要睡眠”（Hannant, 2017, p.7）和“战争总是来得如此之快”（Hannant, 2017, p.46）这样的表述在文章中多次出现，个中隐含着对战争的控诉。作品也体现着人道主义立场，小说中白求恩对战争这一灾难中的创伤表现出巨大的同情，对目睹敌军中无辜的少年的牺牲感到同情与内疚。叙事中的隐喻同样体现对和平和光明的向往，他在回忆西班牙战争时候写道：“我梦见一个充满着光明的世界。明亮的蓝色星星划过天空。当我睁开眼，我发现这并不是梦。一枚照明弹被发射了，我在恍如白昼之中，在茫茫的泥地、成堆的搅拌土和乱糟糟的人群中坐了几秒钟。”

(Hannant, 2017, p.79) 梦见的光明是对美好的向往, 而现实中的“光明”却成为强烈的反讽。

中国和西方的“白求恩书写”, 都是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文本, 都指向对白求恩高尚精神的塑造和赞扬, 《共产党人的女儿》同样是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文本。作者布克认为自己的写作是要展现一个丰富的白求恩, 白求恩精神的伟大和个人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并不冲突, 他在中国革命岁月体现出来的伟大恰恰来源于他在精神上一直以来的自我思考与追寻: “我不认为这有损于白求恩在中国的工作。它提醒我们, 这是一个有着非常真实的人类情感的人, 而不是一种观念、象征或者符号, 他在为坚信的事业奉献、工作并死去。” (Hannant, 2017, p.91) 在布克的书写中, 白求恩首先呈现为一个真实、形象的个体, 这是西方的“个人性”所带来的异于中国白求恩书写的视角。

二、流散视野的跨文化沟通

《共产党人的女儿》塑造了个人化的白求恩形象, 又在这个形象上体现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这突出表现在叙事者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建构和对中国精神的认同上, 这一书写体现出“流散”(diaspora)特征。流散指的是脱离母体文化进入到一种文化混杂、杂糅的情境中, 《共产党人的女儿》塑造的白求恩从加拿大到西班牙, 再从西班牙来到中国, 不断地进行文化的审视和体认, 小说塑造的呈现文化交融的白求恩形象成为流散文化的表征: 他既保持西方文化的个人性思考, 又在西班牙、中国的生活中渐渐感悟到革命和集体的力量, 进而实现其跨界的认同。这就使得《共产党人的女儿》具有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间”意义, 成为文化交汇与杂糅的文本——小说中西方传统的个人性与中国的集体性, 并不是对立的或者互相消解的, 而是可以“共生”的。在以白求恩这位“跨界”人物为视角的文化观察下, 中国和西方以互相肯定的方式实现了文化的沟通。

《共产党人的女儿》以“国际主义”的眼光塑造了不可分割的西方与中国。小说以双线叙事展开, 信中一边是中国抗战的“现在时”, 一边是回忆中的“过去时”, 同时“现在”的叙事者通过收听广播了解西班牙的战事, 两条叙事线以回忆和收听广播的方式串联在一起, 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连为一体。我们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下来看待这段书写, 更能发现这将世界塑造为一个整体的跨界书写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对布克还是白求恩这两位加拿大人来说, 中国都是异质文化的“他者”, 在《共产党人的女儿》中白求恩的西方视角所发现的“他者”文化以及通过人物所表现的文化跨界, 都值得研究者关注。

小说的主体——“信”——本就是一种跨界对话, 所叙述的内容也是跨界的。信件内容是身在中国的白求恩对海外的女儿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个讲述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的分析, 体现着海外视角的中国书写。叙事者白求恩意识到, 自己是被需要的国际主义的团结的代表, 他也以外来者的视野见证着中国的支持者从世界各地涌入中国支持反法西斯战争。小说塑造了很多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人物, 比如小说的第三封信中白求恩以回忆视角对坐皇后号来到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群西方人士进行了详尽的刻画。这些援华的外国人, 都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来, 小说也提到拉贝和南京的安全区是“我”(白求恩)关注的对象, 对拉贝的义举高度赞赏。

(Hannant, 2017, p.112-113) 对西方援华人士的书写让中国的抗日战争更加全面地被展现。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白求恩书写, 也受到西方白求恩书写的影响, 塑造了很多外国友

人形象，如李彦、薛忆洧的小说，都非常强调凯瑟琳等援华的外国人士的贡献。（彭贵昌,2017,p.164-165）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之下，我们提倡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共产党人的女儿》所体现的“西方-中国”之间的历史互动，应该是更加值得被重视的。

在《共产党人的女儿》中，白求恩回溯了其在西班牙的经历并交代了自己如何来到中国的这一历程。在西方的白求恩书写中，白求恩的西方历程怎么样跟他的中国岁月相连接，这是实现跨界叙事最核心的一点。西方的几本白求恩传记如泰德·阿兰和塞德奈·戈登合著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罗德里克·斯图尔特等著的《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等对他西班牙经历的书写都是浓墨重彩的，也认为这一段经历影响白求恩来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女儿》一书中，寻找救赎成为白求恩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白求恩希望把自我投身到更大的一个“信仰”和奉献之中，使在经历西班牙内战后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中的自己得到解脱。《共产党人的女儿》中白求恩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博大情怀在他的西班牙经历之中也已呈现出来，这段经历让他对革命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因此他在社会工作中一步步历练，成为一个更加坚定的共产党员。通过对一个个体成长的考察，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白求恩无私精神的来源。

在建构起中国与世界的紧密关系后，作品流露出叙事者强烈的中国认同。《共产党人的女儿》以西方来到中国的“外来者”的视角看待中国，是一个发现“他者”的过程。在形象学研究中，“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的一个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人与物，“他者”形象之中，传递了作为主体的注视者的感情。“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给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巴柔,2001b,p.157）《共产党人的女儿》中，居住条件差、医疗条件差、营养不良、饥饿等等威胁，在外来者的视角中展露无遗。但是，条件的艰苦却不妨碍许多的西方革命者自愿放弃安稳的生活来到中国支援抗战，白求恩甚至觉得自己在在中国的生活是过得好的，这当然不是一种物质上的满足——“尽管有虱子、饥饿、无知、贫穷和孤独，我得承认奉献精神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要坚强。我甚至为此感到荣幸。”（Hannant ,2017,p.253）在物质的贫乏中，白求恩却看到了富足的、高亢的精神。在作品里，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感染了他，使他“摆脱了所有的脆弱和自私。我将全心全意投入到未来的斗争中去。现在这是一种责任，比宗教或者血缘更纯粹。”（Hannant, 2017,p.175）他对战士和普通民众也充满着敬意：他认为战争中西班牙的虚无主义，在中国是难以看到的，在面对困难时中国人不会自杀和酗酒，而是勇于直面苦难；他对中国伤员的坚韧和顽强表现出赞叹，对中国当兵的孩子的坚强充满着惊讶，认为他们值得自己“无言的尊敬”。更能表现其认同的是，他以“我党”（our party）（Hannant ,2017,p.162）来自述，在突出个体命运经历的同时，叙事者也认同集体的意义。

小说中，白求恩对中国精神的认同，还体现在他对这种精神的跨文化思考和传播上。在叙述中，叙事者展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期望，并指出中国革命者坚韧精神的重要性，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希望这种价值观可以传递给别人：“我一直在思考，在生命结束后，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如何体现的？不是事迹或者成就，我指的是我的一部分将在你的身上延续，……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为你写下这段历史。”（Hannant, 2017,p.249）叙事者白求恩将中国地区的战争跟其他地区的做对比，认为中国的真正充满着理想主义，同时试图让女儿明白这一种理想主义，他在信中甚至认为西

方年轻人都应该向他身边坚韧的小何学习。小说中作为叙事者的白求恩自言将自我投入到更大的烘炉之中，希望自己所感受到的革命精神能跨越文化传递下去。个体的丰富经历和对集体主义的认知在这个体的思考中融合了，叙事者赞扬并期望传承中国的革命精神，又保持着自主的对文化差异的思考，叙事者个人对女儿和恋人的深情在书中也是一以贯之，作品中的白求恩形象成为了一个融入在集体中又个性鲜明的丰富个体。

作为国外白求恩书写的代表作，《共产党人的女儿》中白求恩形象成为跨界文化的象征：既以西方反战小说的模式呈现个人性的思考，又体现出中国书写和中国认同，这部作品因此成为文化的交汇点，成为海外的“中国故事”。

三、全球化时代的“他者”建构

《共产党人的女儿》塑造的是在中国的白求恩，这个白求恩形象具有中国认同，其西方的个体性也十分明显。白求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他者”，认同了中国的白求恩在布克笔下，也是一个“他者”，小说中的白求恩形象是中西方互为“他者”的文化表征，体现西方写作者积极寻求文化的对话。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不可逆的过程，无论是否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被全球化”。（鲍曼,2001,p.1）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发展，并不是要消弭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获得统一，而是要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形成多元文化的景观。跨文化书写，是全球化时代文学书写的一个方向。

白求恩作为一个先天具有“跨界”身份的医生，对他的书写可以说是世界与中国互为“镜像”的呈现，比如我们从他自己的日记、书信当中就可以看到他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考察和对中国政治形势的认知，让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优秀的革命者的卓越见解。在中国大陆以白求恩为题材的作品中，白求恩作为一个“他者”的思考常常被遮蔽了。布吕奈尔认为，“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布吕奈尔,2001,p.113）巴柔则将异国形象概括为“社会集体想象物”，是“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关于异国看法的总和。”（巴柔,2001a,p.120）中国读者熟悉的白求恩形象是由《纪念白求恩》和周而复的《白求恩断片》《白求恩大夫》等作品塑造的，这个白求恩形象更多地体现中国的集体记忆，除了交代其外籍背景和他“国际主义”精神的颂扬外，白求恩所体现的“他者”意义并不明显。

西方作家视角下的白求恩具有西方文化文学传统中的“个体性”，他们书写的白求恩作品，中国以及中国形象又是不可能缺席的，因此西方的白求恩书写，是一个多重的跨界过程。布克作为一个西方作者，他的《共产党人的女儿》的受众对象以英语读者为主，西方民众对白求恩的认识其实并没有那么熟悉，他们对白求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¹作者在西方语境下建构这样一位英雄，既描写了其光辉的英雄形象，也叙述了他作为一个西方人的人生经历，找到了西方读者情感的契合点。

无论是作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他者”，还是在西方人眼中在成为中国革命英雄的“他者”，单一的文化认识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布克对白求恩的塑造，是以一个具有杂糅身份的“他者”的书写来表现跨文化的沟通，而不是以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角来展现自我的霸权话语。布克的小说对中国的书写将中国置于世界的“流动”之中，呈现出

¹ 这个认识的曲折过程在伍冰枝著的传记等作品中都有体现，近年由一群加拿大学者、作家共同出版的文集《重读白求恩》中《中国的英雄，并非加拿大的英雄》、《追求使命者》、《仪仗剑装饰的舞台》等文章也考证了白求恩的英雄形象如何随着中加的建交而“回流”到加拿大，白求恩在加拿大的评价和其故居的命运也随着中加两国的交往而有了极大的改变。

一个相对平等的姿态。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常常带有较为极端化的想象，比如 13 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呈现的对富庶、美丽、繁华的中国的崇拜以及 16-17 世纪《利玛窦中国札记》为代表的传教士笔下地大物博、令人神往的乌托邦，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曾经深入人心。到 18 世纪以后，清朝的保守、僵化使得中国形象急转直下，与此对比的是西方工业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为代表的作品里中国形象是彻底的负面存在。19 世纪的淘金热以后大批中国人以劳工身份去到美国，从历史上的几次排华事件来看，都可以看出西方对中国的歧视。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的著作《中国变色龙》研究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变色龙”较为形象地说明了在西方认知中的中国形象的复杂和变化之多。中国一直都是西方文化所投射的“他者”空间，作为一种想象的产物而存在。近现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更多具有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的优越感，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中国，始终是一个西方的集体想象物：“西方眼里中国的形象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往往代表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印度、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中东，都代表过西方的反面，被西方人视为理想化的乌托邦，具有异国情调而且如梦幻般诱人的乐土，或者恰恰相反，被视为永远僵化、蒙昧无知而且没有精神价值的地方。”（张隆溪,2005,p.35）中国的真实形象的展现和对外传播，显得任重而道远。中国文学、中国形象走向世界，需要西方的学者、作家对中国的关注，即使是翻译作品也是西方本土的翻译者的译文可以更加贴近西方语境，正如谢天振教授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接受外来文学和文化主要都是通过本国和本民族翻译家的翻译来实现的，这是文学、文化跨语言、跨国界译介的一条基本规律”（谢天振,2014,p.4），而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与文化精神的传播也需要这样一个西方“本土”的中介，只有符合西方文化认知的形象才有可能真正沟通其双方的文化。布克的小说作为加拿大作者对中国文化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启示：如何以一种跨界书写破除西方文化霸权的偏见和固化形象的“套话”，才能真正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

《共产党人的女儿》体现着一位加拿大作家主动寻求多元文化对话的努力，这非常值得研究者关注。当下的后现代主义社会中，英雄形象要如何建构才能获得真正的认同，是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故事”在不同的时代应该如何被讲述，也需要我们根据时代的变迁进行思考。《共产党人的女儿》塑造的白求恩形象，是更容易被当代西方读者接受的英雄形象。

布克的《共产党人的女儿》选择了白求恩这个跨界形象作为书写对象，在建构中使其成为中西文化汇合的焦点，使得白求恩的事迹、白求恩体现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其见证的中国形象得以在西方世界得到传播。作品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方式值得我们考察，其进入西方主流的认可也为我们的“中国故事”的书写和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Bock, Dennis (2008). *The Communist's Daughter*. Vintage Press.

布吕奈尔（2001）：“形象与人民心理学”，张联奎译。《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13-117。

[Brunel, Pierre (2001). "Image and People's Psychology", translated by Zhang Liankui. *Imagologi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Meng Hua (Ed.). Peking UP: 113-117.]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2001a）：“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18-152。

[Pageaux, Daniel-Henri (2001a). "From Cultural Image to Collective Imagination". *Imagologi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Meng Hua (Ed.). Peking UP: 118-152.]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2001b）：“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53-184。

[Pageaux, Daniel-Henri (2001 b). "Image". *Imagologi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Meng Hua (Ed.). Peking UP: 153-184.]

Hannant, Larry (2017). "I'm Not Your Man, Bethune and Women". M. Darrol Bryant & Li Yan. *Rediscovering Norman Bethune*. Pandora Press.

林岗（2007）：“集体记忆中的遗忘与想象——60年来白求恩题材的作品分析”，《扬子江评论》（03）：39-45。

[Lin Gang (2007). "The Forgetting and the Imagination in Collective Memory: An Analysis of Works about Bethune in 60 Years". *The Yangtze River Criticism* (03): 39-45.]

彭贵昌（2017）：“祛魅与重构——论加拿大新移民华文文学中的‘白求恩书写’”，《中国比较文学》（01）：160-172。

[Peng Guichang (2017). "Disenchan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A Study on Writings about Norman Bethune in New Immigra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Canad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1): 160-172.]

齐格蒙特·鲍曼（2001）：《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

[Bauman, Zygmunt (2001).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Trans. Guo Guoliang & Xu Jianhua. Commercial Press, 2001.]

王富仁（2005）：“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河北学刊》（05）：167-178。

[Wang Furen (2005). "War Memory and War Literature". *Hebei Academic Journal* (5): 167-178.]

谢天振（2014）：“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01）：1-10。

[Xie Tianzhen (2014).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blems and Essenc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01): 1-10.]

杨义（1997）：《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

[Yang Yi (1997). *Chinese Narratolog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张隆溪（2005）：“非我的神话：论东西方跨文化理解问题”，《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Zhang Longxi (2005). "Non-ego Myth: On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Ten Comment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Fudan UP.]